牧民心書第十一

禦寇
聽訟

卷廿一
卷廿二
卷廿三

牧十一

牧民心書卷之三十一

禦寇

兵典第六條○兵事浩汗不可備述只取守令所行選其着者略錄百一

値有寇難守土之臣且守疆域其防禦之責與將臣同

魏郝昭爲陳倉守諸葛亮引兵數萬出散關圍陳倉使人說郝昭不下昭兵數千餘人亮進攻之起雲梯衝車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人皆燒死又以繩連石磨壓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欄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塡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墻亮又爲地穴欲湧出於城裏昭又穿地撗截之晝夜相攻距二十餘日魏遣張郃救之未至亮糧盡引還

晉張悛為武威太守時趙麻秋攻枹罕晉昌太守郎垣欲棄外城張悛曰棄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固守大城秋帥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突百道皆進城中禦之秋衆死傷甚衆退保大夏張重華遣謝艾為援擊趙軍大破之

桓謐八冦荊州刺使劉道觀破斬之初謐至枝江江陵士人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為内應至是簡得之道觀悉焚不視衆乃大安

宋沈璞為盱眙太守時江湖無警璞到官以郡當要衝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欲勸璞還建康璞曰虜若

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內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璨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與臧質共守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驅絙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不過數升乃內薄登城魏兵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魏主燒攻具退走臧質以璨城主使之上露板璨固辭歸功于質宋主聞益嘉之

西川有蠻冦節度使盧耽與前瀘州刺使楊慶復共脩守具二月蠻合梯衝四面攻城城上以鉤繯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殺傷蠻二千餘人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

趙犨為陳州刺使時黃巢叛離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陳甚衝也乃完城繕甲兵積芻粟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巢果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犨諭之曰吾家久食陳祿與此州存亡且殉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開門擊賊破之賊故圍三百日乃觧去

孟宗政守棗陽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薄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溺水以隄火攻金人晝夜攻城宗政固守金人呼為孟爺々

陷魯為新會承方弱冠廣右猺賊流刦魯召父老於庭誓曰賊氣將吞吾城若能率子弟從我以死守城邑保家族乎皆

曰諾乃築塞堡與民守之中立以捍東西冦賊之衝築輔城以衛厥城後外溝以衛輔城布鐵蒺藜植刺竹以衛厥溝入守其土分殊死戰別寨分兵相援一邑勢如腹心相聯絡賊至不得犯之文老咸曰吾等保妻子長孫皆陶承之功也高麗宋文胄爲竹州防護別監蒙古兵至城下諭降城中士卒出擊走之蒙古復以砲攻城四面城門輙摧落城中亦以砲逆擊之蒙古不敢近蒙古又備人油灌藁縱火攻之城中士卒一時開門突擊蒙古死者不可勝數蒙古多方攻之竟不能拔文胄在龜州熟知蒙古攻城之術其計畫無不先料輙告衆人曰今日賊必設某機械我當備某器應之賊至果

如其言城中皆謂之神明○一日賊向城門焚之火甚烈急文冑從城上以水灌之隨灌隨熾莫可滅息城中惶懼莫知所為有一老卒曰吾聞蒙古取死人肉出其油以火之則得水益熾此必以人油灑城門也遂以器取土從上撲之火遂滅○案此云砲擊者設機飛石非火砲也

高麗李止中出知永州（今永川）壬戌春倭入寇相繼吞噬凡三十六次永民皆渡江而西翩口以居無東意及聞李侯之來城也相率而來敏於趨赴城成適有警李侯備守具命衆入城按兵以待人心已固賊亦無若我何（李詹記）

高麗朴犀為西北面兵馬使（高宗時）蒙古元帥撒禮塔屠鐵城

至龜州圍城三旬百計攻之犀輒乘機應變以固守蒙兵不克而退時蒙將有年幾七十者至城下環視城壘器械歎曰吾結髮從軍歷視天下城池攻戰之狀未嘗見被攻如此而終不降者城中諸將他日必皆爲將相後犀果拜門下平章事

高麗金慶孫爲靜州分道將軍(今義州)蒙古兵渡鴨綠江侵及靜州慶孫率衙內敢死士二十人開門出力戰卻之後復來攻大戰二十餘日慶孫隨機設備應變如神蒙古曰此城以小敵大天所佑非人力也遂解圍而去尋拜大將軍

高麗金晅爲金州防禦使密城人殺其守以應三別抄殺牒

郡縣皆隨風而靡暄出勝兵先斷賊路召慶州判官嚴守安
至則相與勒兵告按廉使李淑真為討賊計淑真恇怯嗔術
僧卜吉凶故為遷延暄手鉏擊其僧淑真懼而從賊聞之斬
渠魁以降

高麗金應德為羅州司錄時三別抄叛據珍島勢甚熾州郡
望風迎降賊將至州境應德與副使朴琇等首鼠未決上戶
長鄭之呂慨然曰尚不能登城固守寧循山谷為州首吏何
面目背國從賊乎應德則決意守城牒州及嶺內諸縣入保
錦城山城樹棘為柵率勵士卒賊至士卒皆果瘡死守賊攻
城七晝夜竟不得拔

高麗尹可觀出守寧海時倭寇由丑山島屬寧海入寇抵京春
楊廣諸道以及公州一邑失守三道被害公乃築城以固之
己巳春朴文鬲代守斯邑倭寇再至夜泊于岸朴公即開城
門向賊而馳賊遁走

高麗之季皮元亮為龍潭縣令倭入鎮浦侵掠州郡元亮與
廉君利高允德等謀樹柵縣南石棧乘高累石六所俟其入
欲下石碎之賊覘其有備莫敢近遂遁去一境賴安

李潤慶為全州府尹當嘉靖乙卯之難為靈岩守城將勸防
禦使金景賜出兵與戰賊敗走官軍獲二百餘級會公之弟
浚慶為都巡察使朝廷以兄不可受弟節制令公還軍士聞

其將去洶懼揚言曰我輩恃令公守城我輩亦當離散防禦
使及諸從事亦皆驚懼失措公即以私書通于府巡察公曰
觀此軍中事勢皆恃我為國我若一動慮有不測之變吾輩
世受　國恩致身至此此正吾忘身殉國之日吾不可去也
巡察公不得已因留公守城竟致克捷○時浚慶以書勸出
城潤慶勑勿納尋來使射之遂不復來潤慶花伏弩且設蒺
鐵於道使才人盡着彩衣踊躍為逞才之狀賊張翼追之或
死於弩或傷於鐵不敢突入爭觀優戲南致勤等分軍為兩
翼掩盡不意盡殲之
張義賢為富寧府使本以名將之後當癸未之變藩胡作亂

再被圍逼義賢奮其忠勇率羸弊之卒戰日滋之賊挫衄方
鋭沮渇其勢賴此不陷
沈信謙為嘉山郡守值壬辰倭亂人心崩潰亂民輒入倉庫
搶集穀物會 大駕過嘉山信謙告柳相成龍曰此郡糧穀
頗優官廳亦有白米一千石欲以此餉天兵不幸事至於此
公若必留鎮定則邑人不敢動不然亂必作我亦不敢留此
將向海邊縣走矣柳公不從前向曉星嶺郡人作亂盡失倉
庫信謙亦棄城
李希建為龍川府使丁卯正月鐵騎十餘萬夜渡鴨綠襲陷
義州天未明突騎分路而前一軍直抵凌漢一軍入蛇浦欲

襲毛文龍鐵山府使安景深脫身走熊骨山希達與兵使會於龜城聞變即與麾下數十人衝陣馳歸熊骨收兵固守彼人憚其勇不敢攻由此人民安堵傍近避難者亦多歸之李緯國谷山郡守至丙子秋公知清兵必動上疏請爲八道僧兵大將自當一隊以充報國辭語慷慨蓋谷山伊川之間有蒙古故道公欲築達城雲扼咽喉而是冬清兵果至

兵法曰虛而示之實實而示之虛此又守禦者所宜知也

漢廣范爲雲中太守匈奴大入范拒之吏以衆小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令軍士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

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蹂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宋蕭承之為濟南太守魏兵攻濟南承之率數百人拒之魏兵大集承之使偃兵開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之承之曰今縣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惟當見強以待之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唐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氷合後突厥即來寇掠測至皆令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堠伺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去自相蹂踐委其雜畜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

唐張守珪為瓜州刺史虜奄至乃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備引去乃縱兵擊之○唐霍王元軌為定州突厥寇令開城門偃旗虜疑不敢入宵遁

宋馮讚知梓州到外初平視事纔數日為軍校上官進嘯聚士卒三千餘衆夜攻州城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箠梃相撻擊必無固志可持重以鎮之待朝自潰矣躬自率衆巡城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

李相國沆為蘭川府使時清將龍骨大以五百騎猝至安州曾兵使柳斐欲移互市於安不從則拔劍擊斐笠又以兵圍守城門公聞之即發軍馬張旗鳴鼓環遶城外列陣山谷間

聲言夜將奄擊龍骨大遁去 尤菴集
守而不攻使賊過境是以賊而遺君也追擊庸得已乎
吳鐘離牧為武陵太守魏遣郭純誘動諸夷進攻酉陽郡中
震懼牧曰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反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
此救火貴速之勢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
斬惡民懷二心者凡千餘人純等走散五溪皆平
李矩為滎陽太守漢劉暢帥師三萬進攻矩未及為備乃遣
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其將郭
誦禱於子産祠使巫陽言曰子産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
踊躍爭進掩擊暢營暢僅以身免 又守滎陽時石勒親帥

兵襲炬〻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
取馬牛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還
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陽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衆
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之城未畢魏党法宗等衆
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
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閑時忙做忙時閑做道根之謂乎
楊璇為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
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製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
中繫布索于馬尾又為兵車崗彀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
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

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駭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張詠知益州〻有龍猛軍本皆募羣盜充之潰為羣盜蜀人大恐詠一日召鈐轄以州印付之鈐轄愕然詠曰今盜如此而鈐轄安坐是欲令詠自行也鈐轄宜攝州事詠將出討鈐轄驚曰某今行矣詠曰何時曰即今詠張酒具於城門曰鈐轄將出吾今餞之鈐轄不得已勒兵出城飲數行鈐轄曰某願諮於公詠曰何也曰所求兵糧皆應副之詠曰諸老夫亦有諮鈐轄曰何也曰鈐轄若無功而返乃斷頭於此樓下鈐轄震慄而去曰觀此翁所為斬我不難也盡力大破之賊遂

平

許達為樂陵令賊劉七等賊起畿甸達使民各起墻屋高過
其簷仍開墻竇如圭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刀伺於竇內
其餘人皆入隊伍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賊至旗伏發而賊
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案
墻竇宜外穿而內濶

余闕守安慶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嘗戰矢石交下士以肴
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為故人爭用命

高麗曹慎判原州契丹八冦與元冲甲同力禦之慎援桴以
鼓矢貫其右臂鼓音不衰賊小北後者驚擾自相躪轢州兵

乘高崩之聲振山谷僵屍滿谷

高麗金慶孫為羅州指揮使時栗原賊帥李延平冠掠海楊等州縣聞慶孫在羅州率其徒圍之慶孫募别抄者三十餘人出戰斬延平乘勝逐之賊徒大潰一方復定八拜樞密院知奏事

高麗郭翀龍出知楊城郡事（今河川）本書此不關軍旅倭賊突至闔境奔竄翀龍上馬橫槊勇氣激衆一可當百北截其隘賊失利退

高麗廢王禑時崔雲海為順興府倭入冠據客館雲海日與戰所獲牛馬財貨輒與士卒及士民大致克捷境内晏然

三陟郡城小且危高麗廢王禑時倭寇大熾國家難其守南誾自請為郡守到城賊猝至誾率十餘騎開門突擊之賊敗走

鄭悰為鏡城判官李澄玉自稱大金皇帝將渡江據金舊都行至鍾城會日暮悰夜欲圖之進曰暮夜行軍部伍相失不如待明曉澄玉可之據椅假寐悰率壯士突入澄玉超越高垣匿於民家悰逐殺之（或云鄭悰當作鄭種）

案輿地志是役也鏡城都鎮撫李行儉以計留澄玉得成此功

金秀文為濟州牧使　明宗乙卯倭寇賊敗於靈巖道至濟

州秀文力戰却之事聞 上下書曰自聞倭賊犯境念孤島
絶遠兵力單弱耿耿于懷寢不安席今見卿啓非卿忠義許
國安能以寡擊衆致此大捷予特加卿一資且賜緞衣一領
萬曆癸未藩胡酋長弓乙只乃率衆来圍阿山堡賊踰入城
幾為陷敗利城縣監李之時以繼援来入多射賊胡却退亦
被賊箭不傷
申砬為穩城府使當癸未邉胡之亂以阿山助戰馳往路經
安原堡有土兵一人越城迯走砬先斬此人懸之高竿以定
軍心列立城頭鼓動士氣賊知援兵之在不敢来犯 時賊
陷慶源府闌入殺伐屍滿城中流血漂鹵男女老少牛馬鷄

丈官廳所藏反獄因胡入盡驅去判官梁世發潛入鄉校窟
身穴中畏不敢出其妾亦為賊所奪呼號而去無意出戰置
日賊再來欲輸倉穀圍帀三匝砬須部下精兵及軍官自安
原堡聞變先到列立城頭殊死戰射石如雨有一胡騎白馬
揚々馳突砬一箭射倒賊氣風靡旋則奔潰
申砬為穩城府使癸未春賊胡萬餘騎自麻田洞來圍訓戎
堡再三進退撤長城門作為浮橋毀城烟焰漲天鍾城判官
元熹終日相戰矢盡力竭砬自黄拓坡聞變從間道馳來突
圍賊知砬之面驚曰穩城令公來也即揮弓退北僉使申尚
節等知外寇至開門出擊砬又追奔逐之　藩胡栗甫里與

尼蕩介來侵鐘城府一麾長弓鼓譟齊渡江水為之斷流搜掠畜産渡江而西跖追至江邊斬賊奪馬判官元熹亦馳出與麾下精兵奮擊逐之

黃進為同福縣監有挾仙樓公有駿馬每以銜羅探甲馳騁或距躍曲踊超登樓上以自試壬辰公從李洸勤王北上至龍仁師大潰公獨全所部兵不亡一鏃有偏將盡亡其步卒詣曰將奈何公為遣親信遍諭卒亡於竄伏處吹角一聲亡者頓集其偏將握手歎曰公真將軍也賊屯錦山者復將南下公同諸將往守梨峴一本作熊峙賊大至公自當要衝射必疊雙有飛丸中腓而氣益厲賊大衄而卒放丸中公額幸不死

毫下士卒公還同福　後爲益山郡守時倭據京城公從大
軍進討至漢江之南倭賊以兵逆之諸將退却公被圍數重
粤二日公忽躍馬突出左右揮擊賊血濺面淋漓亦取賊馬
而歸以功陞品
丁景達爲善山府使値壬辰倭寇賊據府不去公奔竄山谷
之間召募邑民將吏議設四寨江東設二寨江西設二寨而
賊塞中間水又漲溢江左西寨隔令不通劃境爲四設立四
都廳各置將領一人鄕所一人伏兵將六人遊擊將十八人
各領其軍賊來則避還則陳或收拾田穀或圖捕零賊爭斬
獲賊必欲擒公終不能得李忠武在順天水營知公有將略

辟為從事

鄭忠信為安州牧使李适之亂奔詣都元帥張晚晚問賊計將安出忠信曰使賊乘新起之銳直漢江進逼乘輿安危未可知上策也跨據兩西結毛將毛文龍為聲勢朝廷未易制此中策也從間道疾趨京都坐守空城下策也适銳而無謀必出下計元帥以忠信為先鋒將出兵是日或言直星七殺兵家忌之忠信曰焉有聞父母之病而擇日而行者既行忠信曰先據北山者勝今據鞍峴而陣俯壓都城因風縱擊賊衆大潰明日遂擒賊忠信高麗名將鄭地之後大駕自公州還西路守令皆出迎於江頭忠信曰守土之臣職當守土賊既平應還官守

江頭祇迎非職也遂往還安州

李相國浣為遂安郡守丙子十二月清兵至公差正方山城中軍公屬家眾奉大夫人避亂于山谷夜發向正方有一吏謀欲逃即斬之道遇將校率家屬入山亦斬之斫木書其罪沉至公曰鐵騎衆且銳難與為敵須設伏要險以遏其勢元帥金自點不能決公見鐵騎零星從城下過謂自點曰此是候騎意者大陣將至請伏兵洞仙嶺候大陣至砲石齊發則清兵可鏖矣自點從之三四百騎果先至自點自城上鳴鼓揮旗公使人報曰此是先鋒必待大陣今戰雖利是小得而大失也自點不聽公猶按不動曰大事成敗在此一舉事不敢

從自黠益怒以御賜尚方劍授麾下曰李某以下皆斬公奮
罵曰大事去矣遂前進誘賊〻見我單弱即追之公且前且
退騎將金應海爲賊所迫公射殪白馬金甲者一人應海得
免遂與引賊入山谷中發號砲伏兵齊奮賊大衂公收兵入
城〻中相賀公獨嘆其失計明日見大陣蔽野而來旗幟皆
黃公曰此必淸帝也自黠又欲設伏公曰昨日餘賊已走報
事必不濟卒如公言會有　旨自南漢出來日月暈孤城危
如一髮卿等何必越視於是公從諸將前行到兎山夜有白
氣繞出公心憂之无明詣元帥議事賊猝至亂入轅門自黠
急走山公步至山腰吹角招軍散兵來集者僅五六十人爲

堞陴外向賊圍之十匝公令輪回發砲自朝至午賊攻之益
急公曰此我砲所中三矢皆倒適有敗馬奔逸公躍上馬走
如飛得至山巓與元帥會蓋神助也及聞行朝媾成乃罷兵
聞汝儉為郭山郡守李适叛道臣營黃棄印而行汝儉道拾
以還之道臣大慙且令退守本郡以備虜公責以大義曰何
忍以賊遺君父而退處安地至江諸帥不欲急渡公慷慨先
發有挽公者公絶袖而渡諸帥亦從之公遂先從鋒將鄭忠
信等至鞍峴敗賊
雍正戊申鄭希亮等起兵作亂慶尚監司黃璿檄右防將星
州牧使李普赫左防將善山府使朴弼健發兵討賊普赫入

陝川郡執從賊僧海琳許以貸死復入賊中與星陝將校夜
絶賊幕竹索掩殺之弼健先據牛旨嶺昆陽郡守禹夏亨頎
兵亦會遇賊揮旗大號賊兵一時盡潰遂執熊轉希亮崇坤
世奎莘盡斬之璩啓言普赫弼健破賊狀論夏亨徑斬諸賊
之失

危忠凜節激勵士卒以樹尺寸之功上也勢窮力盡繼之以死
以扶三五之常亦分也

梁王琳爲宜州刺史時侯景叛率大兵水陸絶進於是緣江
戍邏望風請服景衆濟江執王詢等至宜州城下使說其弟
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內慚翻欲陽誘取弓射

之珣斬而退景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殺賊甚衆景
乃退
魏崔楷爲殷州刺史楷表乞兵粮不得或勸楷單騎之官楷
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吾獨往壯士誰肯同志哉遂
挙家之官葛榮逼城或勸減弱小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
出既而悔之遂追還賊至將士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
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城陥楷執節
不屈榮殺之
顔真卿爲平原太守知祿山將叛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壯
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牒真卿以平原博兵防河津真

卿遣李平間道奏之上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
此

顏杲卿為常山太守時祿山至藁城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
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賜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杲卿歸
與履謙謀起兵討祿山檄諭諸郡於是河北諸郡響應者七
十郡史思明等引兵圍城杲卿晝夜拒敵粮盡矢竭城陷賊
執杲卿送洛陽杲卿瞋目罵曰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
怒並履謙縛於中橋之柱而咼之　君子曰惜也雖有起兵
之志先受金紫非禮也不如遂死之潔也

張巡為真源令時祿山叛巡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

討賊〻圍城甚急迎於堂上設天子畫像率將士朝之激以大義食盡城陷迎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無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與許遠南濟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死之

宋趙昴發爲池州通判元兵臨城昴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奔雍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爲忠臣婦乎昴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昴發笑止之及元師薄城昴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從容堂

新羅匹夫武烈王時爲重城縣令（今積城）高句麗兵來圍匹夫

守且戰二十餘日麗人欲引還大奈麻北歃密遣人告城内
食盡力窮麗人復攻之匹夫斬北歃首投城外奮拳一呼病
者復起與本宿謀支義齊等拒戰矢集其身血流至踵乃死
王哭甚慟追贈級飡
高麗金元楨爲鐵山郡守北兵來寇固守力盡知不免遂焚
官倉領妻子投火而死
高麗曹孝立知春川蒙古兵圍城數重累日攻之泉井皆渴士
卒困甚孝立知城不守與妻焚火死
高麗崔春命爲慈州副使蒙古兵來圍高宗十八年春命固守不
下王患蒙古帥撒禮塔之詰責遣人諭降春命閉門不對反

三軍將帥以王命降淮安公侹遣大集成諭降春命坐城樓使人對曰城中不知有淮安公集成八城春命使左右射之奔却讚於崔怙將殺之春命辭色不變蒙人見之曰此人於我雖逆命在爾為忠信我且不殺爾殺全城忠臣可乎固請釋之後論功為第一

申濈以觀察使兼咸興府使李施愛之黨謀殺濈擧兵圍府衙知不免持弓矢登樓射殺四人矢盡仍折其弓罵賊而死一本濈匿曲樓一吏指其處遂遇害

長興府使韓蘊靈光郡守李德堅當嘉靖乙卯之難與兵使元績屯達梁堡倭大至城陷韓蘊死之邑人祭于鄉祠

宋象賢為東萊府使萬曆壬辰四月倭兵陷釜山左兵使李珏入東萊及釜山陷珏避鋒退陣于蘇山郡象賢留之同守珏不從十五日倭進逼東萊象賢登城南門督戰半日而城陷象賢堅坐受刃而死倭人嘉其死尋棺斂之埋於城外立標以識之

鄭撥為釜山鎮制使將行泣辭母夫人曰子之求仕本欲養親既為王臣又當死國忠孝不可兩全願母勿以兒為念母掩泣背而戒之曰去矣汝為忠臣吾何憾焉公跪而受教顧謂妻曰事吾母如吾在也左右皆泣涕公至鎮曉夜磨礪為死守計公有一子曰昕隨公之任壬辰四月初三日設享于

望海樓酒半酣而命之曰今日吾與相訣汝徐行收吾屍
棺今可以去矣昕泣曰何忍獨歸公曰父子俱死無益汝歸
養吾母與汝母叱從者扶上馬而送之十三日公乘衆舟下
海賊船已蔽海公只有三艦且戰且退遂入城悉燒城外人
家以便搏戰發間使求救是夜長天無雲月色如晝公倚劍
城樓令瞽者吹簫意閑如平日軍民知靜不驚翌日賊肉薄
登城劍氣亘天砲聲震地公率士卒厲氣巡城射殪無算尸
如山積日中城中矢盡一裨進曰請跳出城以待援兵公曰
吾當爲此城之鬼敢復言棄城者斬又令軍中曰有欲去者
去士卒皆泣莫敢離次俄而公中丸而死城遂陷

金時敏為晉州牧使壬辰倭寇至犯城禦賊倭人不克而退
厥明年六月倭人復圍晉州八日而城陷牧使徐禮元判官
成守璟倡義使金千鎰本道兵使崔慶會忠清兵使黃進義
兵復讐將高從厚等皆死軍民死者六萬餘人牛馬鷄犬不
遺賊皆夷城塡壕堙井刊木以快前憤時六月二十八日也
時外援不至又千鎰所率皆京城市井召募之徒千鎰又與
徐禮元不相能主客相猜號令乖違是以甚敗○金千鎰崔
慶會黃進等臨死作詩曰矗石樓中三壯士一杯笑指長江
水長江萬古流滔滔波不竭兮魂不死其後申維翰作詩曰
天地報君三壯士江山留客一高樓

安陰縣監郭䞭當萬曆丁酉倭寇大至入黃石山城時義兵
將郭再祐入昌寧火王山城期死賊到山下仰見形勢斗絶
向城內人靜帖不動不攻而去攻黃石山城城陷䞭與子履
祥履厚皆死䞭女適柳文虎夫與妻皆死○咸陽前郡守趙
宗道嘗曰吾嘗從大夫之後不可與奔竄之徒同死草間死
則當明白死身率妻入黃石城中作詩曰崆峒山外生猶喜
巡遠城中死亦榮遂與䞭同遇害
鄭濬為嘉山郡守嘉慶辛未冬土賊洪景來李禧著等起兵
作亂郡中吏校皆與賊和應房妓密告其機請出奔鄭曰守
土之民義不離次及期知賊且至明燭端坐惟一妓在側賊

直上堂令其徒曳下之使之納降鄭罵賊不屈遂遇害其父
其弟亦遇害觀察使鄭晩錫爲作輓歌曰萬古綱常三父子
五城風雨一男兒事聞時 贈兵曹判書寒岡之孫也乙時
宣川府使金益淳投降於賊賊署爲軍官益淳具甲冑投刺
被拏伏誅其餘数邑或逃于山或囚于獄唯嘉山立節

乘輿播越守土之臣進其土膳表厥忠愛亦職分常也
高麗金殷傅爲公州節度使玄宗避契丹南行殷傅備禮致
迎獻衣帶土物王至巴山驛吏皆遁御厨闕膳殷傅又進膳
羞分供朝夕
高麗崔宰恭愍時出爲尚州牧辛丑冬王避兵南徙明年春

幸尚州牢盡力供辦惟恐一毫或傷於民不事饋遺有求之
不得者稍短之
鄭愿因迷路通川郡守時倭寇深犯　上幸平壤轉至嘉山
郡諸路貢獻皆絶惟通川遣使進物膳時　駕至東坡驛
坡州牧使許晉長湍府使具壽聃以支待差使員在其處略
設御廚庖衛人終日飢來亂入廚中搶奪以食將闕　上供
晉壽惶懼而迯
廣州牧使許瑚當丁丑元朝清兵在三田渡乃於圍城之中
造米餅進御以其餘分送於百官人各數條受者流涕
兵所不及撫綏百姓務材訓農以贍軍賦亦守土之職也

危難之作其鋒鏃銳皆一路衝突不安一時盡敵普天兵所
不及務在安集若風聲鶴唳魚駭獸竄任其雉散莫之収撫
則被兵之地何所賴矣牧宜拍諭利害使各安堵務材訓農
以輸供億安民衛國與躬冒矢石者其功無以異也若其時
勢朝暮被兵則修城掘壕治兵繕甲以圖防禦若邑城卑濶
無以禦敵則擇悉害之地度險阻相水泉多設民堡多置檑
木滚石儲庤穀粟清野以待之一面下山力農一面遥設斥
堠賊來則足以防禦不來則遂以散居兩無敗也桑其土鄉
入山浮海者皆狼狽失據死於道路宜以此意申諭下民俾
勿輕動其規模節目弁詳民堡議三巻今不疊述

高麗金怡為長興府使哈丹入寇國家令州縣擇險自保怡謂廉使姜純曰天兵到此小醜如机上肉耳何能到遠郡且食為民天耕種有時々不可失請出耕純曰如違令被擄何怡退而歎曰一夫不耕天下受飢從令不耕則餓死者衆多不從而耕則受罪者我也令民出耕賊果至燕岐而滅他郡皆未穫惟興大熟

洪處厚為堤川縣監清兵至公下令士民無得輕動且選壯勇為備禦計時鐵騎充斥列邑無不奔潰而堤獨晏然洪公茂績督運至縣歎不已

牧民心書卷之三十一

刑典六條　聽訟　斷獄　愼刑　愼囚　禁暴　除害

聽訟　刑典第一條

聽訟之本在於誠意誠意之本在於愼獨

中庸引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大學引孔子之言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彼經先言潛昭屋漏之義以明愼獨之誠而繼引奏假之詩此經歷言誠意至誠之義而結之以聽訟之節其淵理妙旨兩相照也夫聽訟之於無訟相去遠矣聽聽者聲

色而化民也無訟者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也聖人顧諟慎獨誠意以修身百姓自然奏假望而畏之不敢陳其非真之言此化民之極功也原夫天下萬民芸芸蔥蔥不可家諭而户說口爭而舌競故聖人之道至誠篤恭而天下自平皆使無訟之義也

其次律身戒之誨之枉者伸之亦可以無訟矣

隋劉曠為平鄉令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高熲薦為莒州刺史

張詠知益州有牒訴者詠約見情偽立為判決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並為判語蜀人鏤板謂之戒民集大抵

以敦風俗篤孝義爲本也

田鐸謫知蓬萊刺史行部至蓬寂無訟者詢之已知州無冤
民也太息而去薦於朝擢廣東僉事 明史

聽訟如流由天才也其道在聽訟必核盡入心也其法實故欲
詞訟簡者其斷必逢爲一斷也不復起也

官長性不耐煩者每遇訟牒不肯從頭查覈但據目下訴牒
横㩳漫遠半是半非草草題決吏卒喝退苟幸目前之清掃
乃此一事在官雖若細務在民實爲大事必經一番明決一
立一落而後乃可休息官威雖難屢瀆敵讎何能自平斬草
留根年年復生一事相訟至五至十此所謂詞訟日煩而莫

可探理也
鄭瑄曰見事敏決應答如流案無留牘亦似可喜然此中下
有九錯遲須以精詳沉重爲先
胡大初曰詞訟在官不與結絕所以愈見多事每一度縣前
訟無幾而覊詞者往々居十之七八徒費有司之聽視徒勞
人户之陳請爲若遂一了勘之爲清楚乎
又曰聽訟若憚煩拖後積壓愈多雖竭其精神難理矣若日
々引詞則縣家多事訟牒必將自困不若間日一次引詞每
鄉分格遇一則引某鄉狀遇三則引某鄉狀遇五遇七遇九
合各引某鄉狀不得攙越庶幾易了且被有一時忿激欲投

詞需日稍久恐辭事定必自和勸而不復来者矣◎荼氏評
有爭時刻切迫者分日間日之法恐不可也
壅蔽不達民情以欝使赴愬之心如入父母之家斯良妝也
壅蔽沮遏之弊及通豁無滞之法已詳首篇條[illegible]事
胡大初曰民視令不啻如天之遠如神明之可畏衙寃茹苦
無由得入令尹之門幸而獲至其前吏卒禁呵笞扑交錯畏
懦者已神銷氣沮矣莫若大啓門庭屛去吏卒𠃵自呼之几
席之前厐色詰問以盡其𠃵言其壅蔽不得達者則設鑼懸
門之外俾自扣擊如是則民情無有不獲自盡矣◎置鼓之
法已見前篇條[illegible]事

紫霞山人曰嬰兒之病醫書謂之啞科以其疾痛痾癢不能
自言也每見村野小民欲訴其寃乃其事根或抵梧吏或抵
奸豪恐其觸忤不敢明說以此之故其所言反涉糢糊一若
理由此其為啞者一也又凡村野小民不知法例不解文字
其或村齋夫子代撰其牒稿稿平丈安知吏文遺其實轉衍
枝辭本理雖直其言似曲此其為啞者二也及入官庭上奴
下卒左棓右杖心䰟先悸辭不辨而與之為負者若非奸吏尤
是奸民辯如破竹聽之爽豁一加呼喝遂沮以喋此其為啞者三
也余昔在官每見愚氓官令捽伏厥氓遂舒兩脚如將受笞狀
如蝦蟆之浮水為之惻然不忍撲撻憫之聽小民之訟如看

小兒之病當以啞科治之不可以威武臨之也

茶山筆談曰官性歷煩又不曉事一應訴牒咸以查稟二字爲副急之手或付鄉廳或付該吏或付鄉甲或付田監不知民之所告皆由此輩作奸致此紛拏雖其狀文之內無此數八名字而其筋絡所製皆據此輩特威勢可畏不敢訟言官苟一查覈必校此輩中有當宮者有當杖者有當吐錢者今反使此輩查決此事不亦寃乎嬰兒爲虎所逐投入文每懷中文每還以嬰兒投之虎口孰不以此人爲不慈乎牧之查稟何以異是

胡大初曰安牘章令吏摘撮供且謂之事目吏受入囑其理

長者不爲且出而理短者反爲翻說以此決斷多誤不若令自遂一披覽案卷◉凡人視則易明聽者難聽況公廳煩聒何以聽矣使吏告牒不便甚矣方氏之修狀也鄭辛揩手寫其情由乃吏之告狀也剛決精神擧其結語官雖神明但聽結語何知曲直牧宜一一親閱其雷同者但看結語其新異者詳看顛末其可以對辨者使之對辨其可斷即決者明賜題決其可以查覈者別置案頭待諸狀題畢即行查覈吏告之法必當廢也韓魏公鎭大名府簿牒甚劇事無大小親視之雖在疾病亦許通問請命而就決於卧内或免其略於總劾委於吏屬而火自便公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死

或予或奪至此一言而决吾何敢略也吾恐有所未盡乃其以委人乎

宋汪待舉知虔州為政曲盡下情民有爭訟呼之使前面定曲直不以屬吏百姓以詩頌之曰官舍却如僧舍靜吏人渾似野人閒

唐蘷援新昌令折獄曲盡隠衷莅事二三月庭無留牘吏胥皆令臬儀門不設禁有事徑入莫敢化者訟有理屈雖略加扑戒又省事節費奸弊盡清吏胥飢困多辭去

凡有所訟其急疾奔告者不可傾信應之以緩徐察其實

鄭瑄曰詞訟到官類是增撰被毆曰殺爭財曰刼入家謂行

竊侵界謂發屍一人訴詞必牽引其父子兄弟甚至无涉之家偶有宿憾亦輒扯入意謂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擾耗其錢物辱其婦女於憤泄耳則反坐之律宜嚴果涉虛妄訴以其罪〻之（補大相說大同）

凡訟吏所言雖可驚可愕一偏之言不可取信其是非曲直切勿論理但題曰兩吏各持前後文券兩造對辨毋不可加添一字每見牧之未鍊者甲訴則善甲張皇論理以乙為奸乙訴則善乙一反前見以甲為誣毋翻三覆朝渝夕變熟處之吏怒嫚之能嘲弄溢於四境此大忌也

鄭瑄曰訟期宜少緩蓋彼有一時忿激便欲投詞需日稍久

怒觧事定必有和勸而不復来者此亦聽訟之第一義也○
案此法甚妙凡闘敺来訴者題曰犯者本村保囚十餘日後
使之两造對辨則畢竟无一来者矣錐係真敺傷治未晩錐
至殺死保囚則無患矣

東漢杜畿為河東太守民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為陳大義
遣令帰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来諸府郷邑父老自相責々
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

范純仁尹洛有民争闘至官范公曰吾察爾而非悪人膚體
无傷何為至此民以情告公曰爾當自新免罰放出一郷化
之遂無争闘者

陸九淵嘗夜與僚屬皆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使吏狀之謂其子為郡卒所殺九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知不至是陵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

趙祿守松江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之謡不知訟者來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衆為辭解因而息者多矣此之鉤鉅為名者所存何啻霄壤

劉矩遷雍丘令以禮讓化民人有爭訟矩引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者

陶承學守徽州民負氣好訟承學面諭曰此纖微耳何煩公

府姑歸與父老議之不平垂來則退者十九敏於決斷府无
留案下邑民就讞者止齎半升粮引號曰半升太守月再受
狀初至日數百人二年後則不過數人有時或竟無一人郡
前食肆俱罷衡市寂如
片言折獄剖決如神者別有天才非凡人之所宜傚也
朱博為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經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
數百人遮道自言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
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
裴度為同州參軍命書吏數人連紙至前須臾剖斷謂之霹
靂手

杜祈公付知平東縣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

盛顒知東鹿邑不用刑法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輙扣頭祗受不復辯鄰邑訟多年未決者各來請判顒折之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民盛知邑清如水明如鏡郊外有荒落地自然聚以成市邑人因目為清官店

張淳知永康知縣吏民素多奸黠連告罷七令淳至日夜閱案牘訟者數十人剖決如流吏民大駭服訟侵減比赴控者淳即示審期而造如期至片晷分折无留滞鄉民裹飯一包即可畢訟因呼為張一包謂其敏斷如包拯也

吳湊為京尹椽吏凡有疑獄難決之事候湊將出時呈冀免
適微病湊雖倉卒必指其奸婞之處下筆決斷无毫髮之差
吏非大過不行笞責吏无愓厲
李昌庭為殷栗縣監按使崔東丑素與公不合至縣以疑訟
數十帋公析之公聽斷剖析牘皆風生又以一道貢案委公
更定公呼吏叩籌指顧之間事竣崔歎服上褒狀曰治民之
才可比龔黃
李泰淵在公山時戶不下二萬餘公一見其人並其里居年
歲輒不忘西南四務米墨並積左酬右應談笑判決簾閣常
整暇

人倫之訟係関天常者辨之宜明

黄覇為穎川太守有富室兄弟同居弟婦與長姒懐娠姒胎傷匿之弟婦生男姒取以為己子論争三年覇使人抱兒于庭仍使娣姒競取之姒持之甚猛弟婦恐有傷而情甚悽惻覇乃叱長姒曰汝貪家財欲得此子寧慮有所傷乎姒伏罪○當時立後之法不似吾東之今俗故有此崎嶇也

丙吉知陳留有富翁年九十無男取鄰女一宿而死後産一男至長其女曰吾父娶一宿而身亡此子非父之子争財數年不決丙吉曰嘗聞老翁兒無影不耐寒其時秋暮取同歳兒共鮮衣試之老翁兒獨呼寒日中果無影遂直其事○案

影生於形有形之物安得無影後人信此為法欲以決訟則必有誤人父子之倫者矣

郭崇為江西刺使壽春縣人荀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其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旬告之曰君兒昨不幸遇疾暴死了也荀泰聞之悲號自不勝奉伯但咨嗟而已崇遂以兒還奉泰伯乃欵引一本作李崇〇魏孝文時人也

程明道為晉城令富民張氏子父死未幾有老夫至問曰我汝父也張氏子驚疑莫測詣縣辨理老父曰某業醫遠出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明道曰汝

何記之詳也曰書于藥法册因命以其册進册中書云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問張氏子汝年幾何曰三十六又問汝父年幾何七十六遂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纔年四十人即謂之翁乎老父驚駭遂服罪

韓億為洋州有大校李甲財豪鄉里誣兄子為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為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貲嫂姪訴于州甲行賂嫂姪反自誣伏受杖而去積十餘年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冤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為證一日盡招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毋復歸如初

靈光人李軏訴曰晚得一女一男而妻子有機以為非嫡毋

之已出取奴僕所產而為己子者請治其罪郡守查問有機
有機曰嫡母潛取婢子時果自覩獄久不決命議大臣○判
府使閔鎮遠議曰範招云其妻十七年斷產之後五十一歲
生女五十二歲又生男按黃帝素問曰女子七〻天癸竭地
道不通故無子也七〻四十九也世之婦女四十九歲受胎
五十歲生子者間或有之而絶無五十後生子者況五十後
逾歲生產於十七年斷產之餘此必無之理也範以合血為請
本道推覈時合血則不但子母之血他人之血亦相合不可
以此憑驗也以問具服
骨肉之爭忘義殉財者懲之宜嚴

唐李傑為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究謂母曰汝寡居十年唯有一子今罪至死得無悔乎曰兒賴不順寧復惜之傑曰審如此可買取棺來盛兒屍因使人覘之寡婦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傑乃執道士一訊承服曰某與寡婦有私嘗為兒所制欲除之乃於其子殺其母及道士同棺盛之

李若谷守并州民有訟叔不認其為侄者欲并其財累歲不直李令民還家毆其叔民辭以不敢李固強之民如公言叔果訟其侄因而定其罪分其財

張齊賢時有戚里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訟齊賢坐府召訟者

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分則少予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
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貲則無得動其訟遂定○大學
云人莫知其苗之碩此之謂也
張咏知杭州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壻主其貲而
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財以十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壻子長
果以財為訟壻持其遺書詣府請如元約公以酒酹地曰汝
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
命以其三與壻而子與其七皆泣謝而去○案大典有分財
之法田宅奴婢咸有定率凡遇此訟宜斷之以國法若卿大夫之成家者宜尊其宗見下條

丞郎簡知賓州有掾吏死子幼贅壻偽為劵取其田後子長累訴不得直因訴于朝下簡劾治簡以其舊案示之曰此爾婦翁書耶曰然又取偽劵示之不類其壻乃伏罪

張希崇守祈州郭氏有義子自孩提撫至成人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助而訟之前後不能定獄希崇覽其訴狀斷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假稱義子辜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生涯並付親子訟黨依律定刑聞者服其明斷

王罕知潭州聽訟務得人情不加嚴罰有狂婦數訴事訟出

言無章前守每叱退之罕獨委曲徐問乃妻其無子夫死妾
有一子遂逐婦而據家貲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為治
妾而反其貲婦即愈郡稱神明
富民張老無子贅婿於家後妾生子名一飛甫四歲張卒張
病時謂婿曰妾子不足任吾財當畀汝夫婦爾但養彼母子
不死溝壑即陰德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
與吾婿外人不得爭奪婿乃據之不疑後妾子長告官求分
婿以券呈官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婿乃前赴
證奉使者因更其句讀曰張一非句吾子也句家則盡與句
吾婿外人句不得爭奪曰爾婦翁明謂吾婿外人爾尚敢有

其奸邪詭書訛作非者慮彼幼為角害也於是斷給妾子人情快焉

戴侯臨為東陽令時他邑有民因分財產寄物姻家遂被隱匿累訴不直聞臨治聲來訴伸理臨曰吾與爾異封法難以治止令具物之名件而去後半年縣獲強盜因候令妄通有贓物寄其家乃捕至下獄引問逕訐盜所通金帛皆親黨所寄臨即遣人追民識認盡以還之出小說

高麗孫抃性剛毅長於吏事嘗按廉尚人有姊妹相訟姊曰父臨絕舉家產付我弟所得只衣冠各一繩鞋一白紙一卷文契具存訟之積年未決抃召二人問曰若父沒時若等年

各幾何而汝母安在曰母先亡婦已有婦帛方髫齡抔因諭曰父母之心豈有厚薄於子女顧兒所賴婦也若分產等則恐其養之不全兒既長則用此紙作狀服衣冠履繩鞋以告於官有能辨之者故獨遺此四物遂中分家產與之二人感泣而退

晏殊守洛有一舉人行囊中物不稅為僕夫所告殊曰舉人未可深非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但送稅院治其奴罪而遣之

田地之訟民產所係一循公正民斯服矣

王志為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民張倪吳慶爭田終年不

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德政吾曹乃有此争倪慶因
相携請罷所争地遂為閑田
宋仁壽縣有吏晋洪姓人利鄰人田紿之為僞券以茶染之
類遠年者訟于縣〻令江某取其紙積伸之曰若遠年紙裏
當白今表裏如一僞也訊之果服
高定子知夾江縣時鄰邑有争田者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
屬定子定子察知僞為質劑其人不服定子曰嘉定改元詔
三月始出縣安得嘉定元年正月文書耶兩造遂決〇凡僞
造之文必有破綻明者見之有可執也余見南方有一人稱
其祖萬曆壬辰有軍功　特授貞陵參奉貞陵自　太宗朝

無參奉至　肅廟朝復之安得萬曆年間有貞陵參奉守陵亦多矣必曰貞陵者天理也凡造僞之文必陷　機皆此類也

辛應時按察湖南〻〻原有一富民惑於左教盡財事佛施田於萬福寺授券求給以表其誠其後竟不免餓死只有孤兒行乞將朝夕塡壑具狀訴官冀還施田累訟累屈徃訴于按察辛公手批狀尾曰捨施田土本爲求福身既飢死子又行乞佛之無靈據此可知還田於主收福於佛一道稱快〻按此判亦租叶韵

李夢亮爲羅州牧使嘗批退豪民非理之訟田訟也後數年入

銀臺秋曹因本道移牒有粘啓決下者卽前日豪民之訟也
公言于同僚曰我知此訟之曲設令州家誤決使家必不自
誤同僚曰公牒俱在何以驗其然也公心獨疑未已手摩印
跡紙漸生毛以爪抉之果以踏印薄紙粘于署端一座大驚
啓下法府正其奸
李時爲鴻山縣監民有與大家訟田前後官皆牽制不能決
其大家與公有通家好公不爲顧卽決之
鄭公載崙云一武夫爲邑宰民有爭田者甲是乙非武夫從
公決折有一權宰受乙者之賂抵書邑宰大示威暴武夫招
甲者流涕曰吾不從權宰之言則不能保吾爵不得不知誤

決汝於他日地下訪我於刀山之獄甲者亦叩首痛哭而退
世道之寒心類如是矣
狄粟為穀城令民有訟田而公誤決之訴之公坐被劾而已
歸藉強壯為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為規避者公笑曰是嘗
訴我者彼冤民能自伸此令之所欲也豈吾挾此而報以罪
耶因置之不問縣民大悅服

牛馬之訟聲名所出古人遺懿其庶効之

宋顧憲之為建康年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憲之令解牛
任其所去牛徑還本主家盜伏罪南史
後周于仲文為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

家爭之仲文乃令兩家各驅牛群到及放所得牛遂入任氏群又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杜郎伏罪

唐張允濟為武陽令鄰邑元武縣有以牸牛依其妻家者八九年間牸生十餘牛及將異居妻家不與本縣累政不能決其人乃越界訴於允濟允濟曰爾自有令何至此也其人垂涙不肯去具言所以允濟遂令左右縛牛主布衫蒙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悉問此村牛所從來妻家不知其故恐致連及乃曰此是壻家牛允濟令蒙其袋謂曰此郎女壻當以牛歸之 [illegible]

唐裴子雲為新鄉令部人王恭戍邊留牸十六頭於舅李璡

家養五年產犢三十頭恭還索牛舅曰特二頭已死只還四頭老將恭訴於子雲令送恭獄追盜牛賊李璡至叱曰賊與汝同盜三十頭藏汝家喚汝共對乃以布衫蒙恭頭來命璡急吐辭璡云牛是外甥將所生實非盜得子雲去恭衫璡驚卽還牛一縣伏其明察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而避罪逃亡者張詠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閭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舊黨惡今又逃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歸業民悉安居

南昌祝府以廉能名寧府有鴨為民犬咋死府卒訟之鴨有

金牌乃出御賜枕公判云鳴鼎金牌大不識字分獻相傳豈
千人事竟縱其人又兩家牛鬬一牛死判云兩牛相爭一生
一死死者同烹生者同耕○案古人判詞無不咋顛收有文
華者宜倣此法不可效倒
包孝肅極知天長縣有所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宰其牛鬻之
既而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爲割其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
驚伏○高麗李賓林當宰京山府今星州有人訟鄰人割我牛
舌鄰人不伏賓林渴其牛和醬于水會里人下令曰以次飲
牛牛飲飲訖止里人如令至所訴訟者牛駭走訊之果服曰
牛食我禾故斷其舌又有一人馬逸食人麥苗殆盡馬主約

以秋償夏馬主以麥再苗可収無意償麥麥主訴竇林命
馬主坐麥主立曰俱走不及者罰馬主不及詰之曰彼立我
坐其能及乎竇林曰麥亦然収而苗其及稔乎遂杖而命償
之

宋石公弼謫衛州司法參軍淇水監牧馬逸食人稻為田主
所傷時牧法至嚴郡守韓宗哲欲坐以重辟公弼謂此人無
罪宗哲曰人傷官馬奈何無死曰禽獸食人食主者安得不
禦之之豈能無傷使上林苑虎豹絕檻食人可無殺乎今但
當懲圉者民不可罪也宗哲怒而屬吏既而使者來慮囚如
公弼議

財帛之訟券契無憑察其情偽物無遁矣

唐趙和為江陰令有淮陰二農比莊其東鄰以莊券質西鄰錢百萬緡候當權贖先納八先緡期來日以錢資贖券持契不徵願約明日再賷餘緡至而西鄰不認既無證保又無文籍乃訴于和和乃思策一日召捕盜吏數輩賷牒至淮陰云有江賊案具言同惡在其處姓名形狀具以西鄰指之請梏送既至和責之曰何為寇江因汝曰田夫未嘗舟楫和曰所盜多金寶錦彩非農家所宜有因言舊農所出紬絹家儲所出錢東鄰贖契者和曰汝果非盜何諱東鄰所贖八千緡遂因其人使之對證慚惧伏罪於是梏往本土推給

程顥為鄠縣主簿民有借兄宅以居者發地得藏錢兄子訴
於縣令莫能决顥曰此易辨爾先問其兄子曰爾父藏錢幾
何時曰四十年彼借宅幾何時曰二十年即取錢十千視之
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徧天下此錢皆爾來
借宅前所鑄何也其人遂服（謂無新錢參錯）令大奇之
唐張鷟為河陽尉有呂元偽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倉粟忱不
認而元執之堅張乃取元告牒括兩頭惟留一字問元是汝
書即云是不是即云非元曰非去括即是元告牒先決五十
人括詐為馮忱書內二字以問之元乃曰是及去括即詐書
也元於是伏罪

薛宣爲臨淮太守有一人持縑入市遇雨將縑被覆後一人至求庇蔭因授一頭與之雨霽而別因爭云是我縑各詣府訟其事宣呼騎吏斷縑各與其半令吏追聽之後人曰君恩縑主稱冤不已宣知其狀拷問乃服罪○凡財物相訟無文可據者稚令半之以均其害徐察其辭色可別情僞乃決曲直多此類也近世官長仍令半之而退則民呫誹之曰半之太守此最下者也

後魏李惠爲雍州刺史有負薪者負鹽者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謂州吏曰此羊皮可拷知其主羣下黙然惠令置羊皮於庭上以杖擊之見少許鹽屑使爭者示之負薪者乃

賊罪 北史

宋傅琰為武康令遷山陰令并著能名謂之傅聖在山陰賣針賣糖二老姥爭團絲琰掛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南史傅琰為山令二野父爭雞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稱神明

李亨為鄞令有菜圃者茹初熟隣人竊而鬻於市民追奪之兩訴于縣亨命傾其茹於庭笑謂隣人曰汝真盜矣果為汝茹肯於初熟時并摘其小者遂伏罪

元胡長孺為寧海主簿至大間有群嫗聚浮屠庵誦佛書為祈

禳一嫗失其衣適公出卿嫗訟之公以年麥置群嫗合掌中命繞佛誦書如初公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查之矣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嫗累開掌視公指縛之還所竊衣○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搖於兄者將贖兄妻愛之紿以亡於盜屢訴不獲直往告公〻曰爾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幾治盜公嗾盜誣兄受步搖為贓逮兄赴官力辯數不置公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曰蒼黃有圓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吁其弟示之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有民荷溺器蹇田偶觸軍卒衣卒扶傷民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公佯怒其誣械于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扶者過焉

戟手稱狀執詣所隸(軍卒所屬之軍門)而償其器〇按胡公之事全是詭詐不足法也閉目呪神自損體額而已若嫗多智能逆其詐而不能視掌將若之何猥竊其貨兄亦與知為人之弟而告其兄官則聽之何以訓民技之方癢罔念風教之重而可乎哉

胡長孺為寧海主簿白事帥府故吏言有作奸者屢問不服公曰此易易爾夜伏吏案下黎明出奸者訊之辭愈堅公佯謂令吏曰頗聞國家有詔盡逥此隸卒縛奸者東西楹空縣而出庭無一人奸者相謂曰事至此死亦無承行將自解矣語畢案下吏躍而出奸者驚惑叩頭伏罪(胡公事並出理學通鑑)

虗明照物仁及微禽異聞遂播華聲以遠

温彰作京兆尹一日聞挽鈴者視之乃鴉也尹曰是必訴其人探子命吏視之果得探雛者

張次山為萊山守嘗有鴻集戟石前若有所訴次山諭鴻先飛令兵官隨往一大木上盖側有取二雛者次山為治其罪鴻乃飛去○案此二事非神異也燕巢於樑依乎人以遠害也雀噪於庭訴乎人以除患也禽鳥告愬尋常有之特愚者不察明者獨悟耳

聽訟下

墓地之訟今爲弊俗鬪毆之殺半由此起發掘之變自以爲孝
聽斷不可不明也

周禮春官冢人掌公墓地之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節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節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鄭曰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又曰位謂丘封所居前後也禁所爲塋域○賈曰尊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

下而樹小春秋緯云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之栢大夫八尺樹以欒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又曰域謂四畔溝兆蹕謂止行人不得近之禁謂墓制不得漫人○鏞案孔子合葬其父母於防封之崇四尺蓋用士禮也然孔子曰古者墓而不墳特以其周流四方之故不得不墳則封墳非孔子之意也古之所謂度數不過墳高今之所謂度數者墳之四畔其禁葬各有步數此又古今之異也

春官墓大夫掌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鄭曰邦中之墓地萬民所葬地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

地使各有區域得以族葬使相容○案所謂邦墓之地如我邦東西郊萬民所葬累累衆塚其中亦有小小區域各自守禁特周法葬以昭穆井井有規我法葬無次序叢叢相亂而已醫譯算律之士其墳墓皆在東西郊近世始别占遠郊亦俗尚有渝也周時雖有墓地之訟其所爭不過傺地界限試恐他日葬地狹窄而已非如今俗主脉案對青龍白虎之地以吉氣相衡為憂者也

禮記曰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晏子春秋曰景公

宿訟路寢夜分聞有男子哭者明日問之盆城遶也父葬寄于路寢(路寢新成)蓋母死不耐公曰悲哉爲開內門以迎盆城遶遶朊衰絰而入臨事事不敢哭出門然後舉聲○案晏子春秋又有逢於何合葬事與此相類古之遶也夫豈有廣占塋域爭訟發掘如今俗者哉。

鄭瑄曰世人惑郭璞之説有貪求吉地至數年不葬親者有既葬不吉一掘未已至三四次者有因爭地致訟親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骨肉化爲仇讐者○又曰葬親者溺信風水至侵占他山伐人塚塋人祖父母骸骨悉建訟結抵死求勝至於傾家敗業而地終不可

得福應尚遠禍應至近何其愚一至此○司馬温公丁憂將
葬密戒地師曰我有先兆將葬汝勿異議唯吾之所欲則酬
汝錢二萬汝若不肯將用他師師曰唯命是從於是占穴定
向悉如公言其不拘風水如此而公之兄弟壽考富貴如彼
何苦聽禍福於愚人之口而受其欺弄哉

朴趾源熱河日記云沿道墳墓必繚以垣墻周數百步植以
松栢楊柳列行必整排○案徐乾學讀禮通考有族葬昭穆
圖近世名儒議復族葬之法寢以成俗兼又幽兗之地曠野
無山龍虎案對亦無可憑故繚垣為域昭穆從葬皆太祖子
坐午向昭穆卯酉相向無風水之說也

國典所載亦無一截之法可左可右惟官所欲民志不定爭訟以人繁

經國大典曰墳墓之定限禁耕牧宗親則一品四面各限一百步二品九十步三品八十步四品七十步五品六十步六品五十步文武官則遞減一十步七品以下及生員進士有蔭子孫同六品女從夫職○耕牧在墓前者勿禁入家百步內勿塟（禮典喪塟條）○案此步數原係耕牧之限而今爲禁塟之限

續大典云有蔭士人雖無步數龍虎養山處勿許他人入塟龍虎外雖或養山勿許廣占（龍虎闊遠或至五六百步亦不可一準龍虎）

入冢百步之內毋得入葬（雖一人之冢亦禁葬）案禮典有蔭子孫其步數同於六品刑典謂有蔭士人無步數二文不同然有蔭者士族也十世以下有顯官者方可曰有蔭士族鄉丞之族不在此中○又案決訟之家每云來龍無步數謂雖千步亦當禁葬也然其在法典本無此說偏重來龍者風水之說也禮典禁耕之限四面皆同何嘗曰來龍益遠乎凡墓地皆有起峰如屋乃作觀穴凡起峰之下壓臨人墓者理當禁葬其在起峰之後低下處相隔不見者但當以禮典步數爲斷雖半跬一步不可以來龍展限也牧於平日酌定如此銘之在心臨事庶免慌張○大明之後衆所瞻仰者按法禁葬若蒯條

數家之村山下獨居者離法曰禁不可禁也

權判書𢢜爲漢城判尹時太醫康命吉恃寵恣橫朝野側目買地西郊移葬其親山下舊有民家數十户命吉悉買之約十月收穫之後衆家撤出秋適大飢民不如約命吉使其奴訴于府權公不許驅出一日 上召丞旨李益運令略諭判尹待更訴發吏驅出厥明日命吉更訴公但依前決無小變是日 上召益運責之天威震疊聞者縮頸益運往傳之公曰百姓方飢寒到骨驅而出之將盡死道路吾寧受罪不忍爲此使百姓寃國也厥明命吉復訴但依前決無小變聞者危之後數日上謂益運曰予靜思之判尹之事良是判尹雖

人也卿似不能也權公聞之爲之感泣

續大典曰大村及他人墳山至近之地冒占起訟者指示地師刑推懲礪主喪人定配決訟官論罪○按地師中國謂之葬巫凡葬巫之利在於新占坟先塋之側雖餘穴尚多必吹毛覓疵言其不吉乃與喪主走外求山圖占新穴凡新穴皆他人之地安得無訟爭訟之變患由地師每遇一訟若係當禁之地收宜問地師之名照法嚴刑一不饒貸則於遞之前山訟不復作矣如此妙法法雖不言尚當爲之況大典之所載乎此法必可行也地師在他邑者宜誘引之治其罪

李世載爲東萊府使有至親相訟者兩治其罪訟山者先罪

奠師宰牛者不許贖用治盜律在官三載終不食其肉
續大典曰理曲不就辨三十日不就訟者親者入處決給掘
移納招後逃匿者以決後仍執律論●順菴政要云近一縣
令有士人訴其先塋有人偸塟而賊不得令佯怒曰近來廣
占成俗乃欲畏禁如此焚其狀而退之未幾偸塟者果自現
卽鄭卿之賤眠也執之使掘去人以爲能訟矣
續大典曰偸塟者百日內不得現出則令山主告官啓聞後
自官掘移○案應訟者民之大事也凡訟者及其山地皆
在官門相近之地者其害未甚若其所在皆相遼絶者一番
就訟靡費不貲經年閱月費將若何破家蕩産遂至敗亡者

多矣况生意新占者必其衣食粗足心計以濫者也彼入侵
奪者必其門户凋零外侮以来者也為民牧者凡遇墓地之
訟其在法難禁者攄法許葬無敢廣占其在法當掘者雷厲
風飛星奔火急定日納侤無敢逾越其或逾越者諭其宗族
諭其鄰里使之刻期督掘又捉地師照法嚴刑之外再施笞
罰使之督掘然猶頑拒者報照律必罪無赦牧如有私憤時
刻不耐然後百姓知我規模轉相告誡凡當掘之地初不生
意凡既落之訟不敢遷延是之謂賢牧也〇官掘法典雖曰
啓閑後為之君在法當掘情理頑惡者令宗族隣里聚會掘
去無官掘之名而有官掘之實不必拘也

埋標占山之習官宜嚴禁◎今俗預占佳穴乃以占得人姓名及占穴日月及為某親壽地等說書于白瓷器上下相合埋于其穴名之曰埋標凡埋標掘出者謂其罪與掘塚同其實明律國典皆無此說此野人之言也又凡甲子之年李四埋標而乙丑之年張三入葬杖標傍則其禁葬與已葬之塚同亦法典無文而流俗相傳如是也凡遇此訟其埋標在本人先塋之內及禁養之地收買之地者當禁葬如法若其埋標在無主空閑之地則當以入葬者為主埋者有詐宜置落科雖掘破標器既無法律不可罪也

後入為主之說不見法典◎訟墓之家厥有恒言曰後入者

為主迹日官長亦為此言鄉曲蒙昧之士誦之如聖經引之如法典其實狹斜之悖言也諺曰妓與塞地後八為主蓋此言流布也勢家豪門月占塋士之塋域既封既樹鬱々葱々碑碣角落以相望廬閣突兀而高起乃其寒士欲祔其母於父墳葬其妻於母壻則挾勢威禁使不得接跡於山門輙曰後八者為主法典所載官不讀律亦云後八者為主汝不可葬嗟乎冤哉天下豈有此法典原續通三編無此一句盍亦之思

摘奸圖形之狀務在公平○士族相訟其山雖遠收宜即日親審若推三阻四遷延不往非所以禮士族士族下戶之訟

宜遣鄉丞尺量圖形但鄉丞亘信或循私於上挨或受賂於下户處事不公以致民怨者多臨遣宜申〻温諭戒其衆公庶有戢也

貪惑既深據奪相續聽理之難倍於他訟

朱文公守崇安有小民貪大姓之吉地預埋石碑于其墳前數年之後突而強占為訟二家爭執于庭不決文公親至其地觀之見其山明水麗鳳舞龍飛意大姓侵奪之情真也反去其浮泥驗其故土則有碑記所書皆小民之祖先名字文公遂一意斷還之後隱居武夷山有事經過其地間先往觀問其居民則備言其埋石誑告冈上事文公悔懊不及此下有雷

丙神惟之說今刪之○按朱夫子明理達物猶且見欺於小民況於庸暗之吏乎

陳獜知閩縣有勢家欲徙人墓部使者屬獜不徙

洪參議渾宰楊州後宮親屬有依勢蔑法而冒葬於州地者公即按法掘去之方伯聞之大驚遠近悚然

金公尚黙為安東府使部民有訟墓地者一法與之李也一新附時論之人也李家之塋新者冒占閱歷三官不得掘移公到而復訴之公親往審視謂冒占者曰汝其掘之民曰三度得決法不聽理公曰決之不公奚拘於三汝其掘之民曰彼李為誰城主不知公曰彼李為誰我實不知民曰彼李戊

申餘孽也何有於墓地公曰汝今歸定汝祖汝曾非戊申餘孽耶決杖嚴囚刻期掘移物情大悅或問之曰公之到府為政異於所料何也公笑曰吾觀嶺南牛與南人宜土馬與西人不宜土聞者絶倒

金公思禎為廣州留守其先世墳墓在州南而久失處至是徧搜古塚得誌石乃封乃祭李羅州寅燮其父母妻子之葬皆逼近金氏之墓或在腦頂或在肘腋金公請其移葬李丈許之既卜新塋金公忽以書邀之曰事有不然暴也相容尚無留害吾家奕世公卿幸有子孫今使六十年體魄由我動搖反足以召殃不如且置兩家約誓勿復入葬並力守護以

反茵裔何如李丈感泣遂與爲約而罷

奴婢之訟法典所載繁鎖多歧不可據依參酌人情不可拘也經國大典曰父母奴婢承重者加五分之一衆子女平分良妾子女七分之一賤妾子女十分之一（本文十二條今不盡錄）○按國初私家奴婢彌滿城中一家所領或至千百故子女分給之數若是詳密一自雍正辛亥之後良妻所生從良爲民國中奴婢曠然稀少又（其理似當減半而一代減半二代減其半世代既久漸至消耗矣）雖大家巨室僅得一二分給諸子凡奴婢分給之法今無所講然大抵分財之因可議也天下萬法皆自天子諸侯而出天子諸侯傳其邦域以之爲國其承重者悉受其傳而衆子之分封國

邑者其視公室皆不能百一奚獨私門之法適子衆子皆能平分唯加三分之一（戶典云功臣田土傳其子孫承重者加三分之一）或加五分之一乎（奴婢法）强幹而弱枝草木之所以植立而不顛也大寢而小廡者宮室之所以正位尊瞻也今也枝條同於大本廊廡齊於正堂豈所以協天理而責人文乎制法如是故王子大君之家元勳大賢之家國舅駙馬之家大臣正卿之家不過數歲其本宗微弱又過數世香火不繼家遂以滅皆制法之過也若匹夫庶人上無所承下無所傳祭不過父母宗不過昆弟者是不成爲家也不成爲家者平均其財未爲不可牧遇此訟可依國典○春秋立子之法貴妾之子賤妾之子誠

有差別然既立為後入承其重未聞以所出之本賤而滅其田邑季武子無適子（武子宿）立其庶子紇（季悼子）叔孫豹無嫡子立其庶子婼（即昭子）孟莊子無嫡子立其庶子羯（莊子速即孝伯羯）三桓者繼別之大宗也而及其中世皆妾子承統劉獻公周卿也立其庶子盆（文公）華宋之大夫也立其庶子牼（司危）石駘仲衛之貴臣也立其庶子（石祈子）靖郭君齊之近宗也立其庶子嘗（孟嘗君）妾子承重即三代之令典而既承其重皆全受其田邑者之制也今按大典曰功臣子孫賤妾子承重者只給祭田三十結其餘屬公（見戶典）又此奴婢之法妾子承重則畧給數口餘還本族無本族則屬公立法如此其果協天理而順人情

乎韓魏公其母青州之婢妾也若如東法韓魏公奴婢田宅其可以保有之乎此是國初之法令所未聞然凡遇妾子田民之訟牧宜便宜決折不必膠守古典而拂人心

大典曰凡買賣奴婢告官立旨私相買賣者其奴婢及價物并沒官田宅奴婢決訟作紙之式見刑典之末○按周禮其私文曰券契公文曰質劑凡市易買賣皆考質劑降及後世猶有牙契印契今國典立案之法即此遺制不知近日何故廢之也大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廛之宅莫非王授一傑之役莫非王民苟無公文而人臣者安得而據為己有乎百年以來法記隨壞小事大事悉廢舊典其弊也田宅奴婢認為己物忘其為王

士王民太阿倒授民不嚮上主勢日孤王德不降此有識之
深憂也此事須大臣數奏乃可申明一縣之令無以獨行唯
過訟决必令依法主案其作紙所納刑吏得以潤筆不可徒
决而不業也○凡立業之式宜刻板榻出如照記榻出塡其空字
乃押乃印不可胡亂草書如舊法也
隋書云晋自渡江以來至于梁陳凡貨賣奴婢牛馬田宅文
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業此法每百兩其作紙價四兩○宋史云徽宗
大觀元年凡典賣牛畜舟車之類未授印契者更期以百日
免估稅○六畜券契之法在南北朝而猶然故北齊顔之推
家訓有學士買驢三易其券之語也

輟耕錄云國初平定日以俘到男女匹配爲夫婦而所生子女永爲奴婢又有曰紅契買到者則其元主轉賣於人立券投稅○案奴婢世役之法前輩每云唯吾東有之若如此文中國亦復役矣

續大典曰凡娶親屬人之婢其所生與本主爲五寸以下親者依放役奴婢所生例許本主役使骨肉相殘不下使喚之又本不載法典而吏拘於俚俗相傳之言決訟每爲屬公甚不當也同生四寸不可使役至於五六寸因爲不可○按中世以前婢妾所生不齒人類不唯枳之於仕宦甚亦塞之於科舉蓋古今天下所無之法唯吾東有之也今科宦稍通而親屬爲奴婢之法猶載法條偽天理拂人情未有甚於是者也今宜

稍展其限凡同高祖八寸及五世以下祖免之親許無價從
良其在祖免之外者許以輕價贖良有喪皆依本服勿令披
髮服斬衰爲合理然此事須有大臣敷奏朝令新頒乃可施
行一縣之令無以違法凡遇此訟宜諭之以義理使之從尊
不自我手決其立落抑貯宜也
續大典曰私賤無子女身死者已物給已之主而放賣他人
者無得混入如或娶他婢有子孫而其主記上者以制書有
違律論〇業記上之弊官所不聞奴不告主何以聞矣其有
子女者宜溫諭其主俾勿杷也
續大典曰已贖奴婢稱以膳物侵徵者先世贖給奴婢至于

子孫還為抗奪者並以壓良為賤論○舊主貧窮到死賣奴豪富近居不忍凍餓以時求乞不吝膳物不吝紀上時以信誼往來數苦之殺者賣奴訴之以徵索膳物官不察其情勢之為壓良為賤執司嚴刑至於照律不亦過乎此等處宜靜思情理不可以法從事

鄭履始佐湖南幕時尹元衡張甚以非人奪人臧獲累十口訟久不決方伯怵怯將誤斷公力爭遂歸之本主 同春集

柳正源為刑曹參議治獄平恕發伏如神有私奴變幻文書類主相訟積年不決公取文書揭窓明審視隱隱有痕跡取水泥紙稍塗處仍起墨跡眙然遂加刑得情斷還其主

債貸之訟宜有權衡或尚猛以督債或施慈以已債不可膠也

經國大典曰濫收私債者杖八十（禁制條）註曰十分為率每月取一分如十升取一升之類每年取五分如十升取五升之類年月雖多不過一倍○上所言者今所云邊利也（方言十錢曰大頓）下所言者今所云五分邊利也二法皆是濫收故刑典禁之也○年月雖多不過一倍者謂雖每月收二分之利既至累年當至三倍四倍故限之以一倍令毋得逾越也令人以此名之曰子母定式

續大典曰凡徵債勿論公私過十二者杖八十徒二年（以穀給債以錢收利者許負債者發告犯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貨屬公）私興甲利者（方言以倍為甲）杖一百

定配雖十年只徵一年利違越者杖一百戶典徵債條○案刑典則多年者許徵一倍戶典則雖十年只徵十二私家欲依刑由官決多遵戶典然刑典者原典也戶典者續典也國初不用錢貨則債弊未甚故其法稍寬而踰之者罪至杖八十自肅宗朝以來錢貨大行私債之弊日加月增小民敗殘皆由私債故其法始猛而踰之者罪至徒二年今公私諸法皆捨舊而從新原典續典不同則從續典續典通編不同則從通編矣獨於徵債一事必捨新而從旧哉此易辨也○總之當民年利放債貧民力屈未報者題之曰待秋成待豊年其以可蕩減者官庭燒券俾無後言可也或貪士貪民僞賣田土

奸儈搰賈知其有錢取以興利以其𩐅羨厚自封殖而不報
本錢者當治之如強盜雷厲風飛不小寬假不拘春夏火督
以還之可也但其子錢雖本約什伍但徵什二以遵國典若
其情理絕痛者或用舊典徵其一倍抑所宜也○或有破落
油滑之子騙取人財馬弔江牌消折無餘其家至貧擠而無
出者宜執本人查得馬弔同伴之人及馬弔主局之人查其
賭注所失及飲食燈燭之費並令還吐以充原數以還失財
之人此法之最善者也○又有一等浪子原係富人子帑私
與外人綢繆造謀虛作手記稱用錢二百兩謂此錢物原係
公貨又與主吏三奸相合吏告于官、乃發之遂執浪子因

禁督債捕其父兄使納此錢既是富民如何抵當 收錢既畢
三奸分食天下之詐詭悖悉未有甚於是者也牧宜知此凡
過此事並懲三奸如治強盜

凡鄰邑之民來訴者若吾民理曲鄰民理直牧宜勿顧私愛
明白伸理墓也則督掘倍嚴債貸則督徵倍急使鄰邑之民
毋至留滯不然主客勢殊勞逸情異未有不負冤而歸者矣
邑民村民其勢不同陸民島民其勢不同況遠道之民千里
就訟者尤宜體念其情勢无使以主而陵客以逸而待勞則
秉心既公聲聞以遠不可自設畦畛示民不廣也身為官長
豈可以一私字存諸中乎

續大典曰公私負債者親父子外兄弟及一族止接人一切
勿侵○負私債者身死則勿徵邊利○徵私債者或代田畓
土或以其子女勒為奴婢者杖一百定配其田土子女推還
梅衛湘初仕固安令固安多中貴押視令長稍強項則與之
爭公平氣以待有中貴操豚蹄餉公乞為徵負公為烹蹄設
飲使召負者前呵之負者訴以貧公叱曰冨人債敢以貧辭
乎令日必償徐之死杖下矣貧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公
覺之乃復呼前蹙額曰吾固知汝貧甚然無如何也亟鬻而
子與而妻持錢來雖然吾為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
寬一日夜歸與妻子訣此生不得相見矣負者聞言愈泣中

貴亦泣辭不顧徵為之破券

柳子厚為柳州刺史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還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一歲免歸者千人

[illegible]兩里相爭考其根脉確然歸一

假如甲乙兩里訟單篇一根甲曰乙根乙曰甲根甲訴則善甲乙訴則善乙左款右傾倏勝忽負經年閱歲券軸如山牧遇此訟宜令兩隻各持前後文券無一遺落兩造對辨對辨之日牧宜少屏他事專設此訟兩民久伏石上其骨必痛宜

今退坐於廳下乃取兩邊文字一一比照甲子年某里先訴某里對擧其曲直立落攷爲一條乙丑年某里先訴某里對擧其曲直立落又攷爲一條又取手記（兩隻之納文）侤音（官決取服之文）之等一一比照又取十式年戶籍十式年軍案反兩里尺籍軍吏收布之簿（即捧上成冊）一一查驗又取諸文向空照看有無刀擦痕有無添書痕（即所云印後加書）又取印文查其篆畫或係僞左右審理其曲直誠僞自然呈露於是取磁紙一張（即廿紙三折）

自書立案

東山里砲保一根對訟決立案

甲子式軍案云砲保李同伊年三十六住南川里

貴亦泣辭不願徵為之破券

柳子厚為柳州刺史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還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一歲免歸者千人

單簽之訟兩里相爭考其根脉確然歸一

假如甲乙兩里訟單簽一根甲曰乙根乙曰甲根甲訴則善甲乙訴則善乙左款右傾倏勝忽負經年閱歲券軸如山牧遇此訟宜令兩隻各持前後文券無一遺落兩造對辨對辨之日牧宜少屏他事專設此訟兩民久伏石上其骨必痛宜

今退坐於廳下乃取兩邊文字一一比照甲子年某里先許
某里對擧其曲直立落杈為一條乙丑年某里先許某里對
擧其曲直立落又杈為一條又取手記兩隻之納文侤音官決取脈之文
之等一一比照又取十式年戶籍十式年軍案反兩里尺籍
軍吏收布之簿卽捧上成冊一一查驗又取諸文向空照看有無
刀擦痕有無添書痕卽所云印後加書又取印文查其篆畫或係僞
左右審理其曲直誠僞自然呈露於是取硾紙一張卽壯紙三折

自書立案

東山里砲保一根對訟決立案

甲子式軍案云砲保李同伊年三十六住南川里

丁卯式軍案云砲保李老味年五十父同伊住南川里庚午式南川里訟牒題曰李老味旣是汝里之民自汝里代簽東山里答南川民書曰官決旣明更何如是須自貴里代簽○東山里尺籍御營軍之上忽有東伍軍一名東伍二字明有刀擦之痕此本砲保二字改書如此者○由是觀之今此砲保一根明係東山里軍役偶緣李老味徙居南川乃東山之民忽生奸計以此一根誘之南川民習巧惡今官庭決罰笞二十取前後對訟文券情願燒滅不復起訟○玆據東山里頭民李太雲等甘罪侤音立案如此永遠憑考勿復非理相侵仰照驗施行年月日行縣令花押座首尹碁石吏房金世東刑吏柳

文植各署名用濃䐃朱泥踏印四五處○乃召兩隻諭之曰
信地信地東山里理曲信地信地南川里理直乃謂東山之
民曰汝等懐奸挾詐非理起訟積年紛紜刀擦尺籍妄以東
伍錄在鄉營軍之上欺罔官家糜費民財不惟落訟抑將懲
惡笞二十甘罪不辭○遂又問之曰玆後更訟否民曰何敢
官曰汝不更訴時留文券無用何不燒滅民曰情願燒滅遂
於面前令民自手燒滅乃進南川里之民授之以立案曰汝
以此案歸藏櫝中永遠憑考乃召軍官押此兩里諸民無得
一瞬留滯驅而出之於五里之外須郎入告訟民出官門留滯則以主案之
故吏奴侵索○如是則雖六期秩滿此訟不復起矣四境之內如

此大訟椿不過四五十君一日一決不過數月之後庭无訟矣況此落訟之民不惟落訟而已燒文券又受笞罰此敝一者傳相告戒化理明者自下輸款不敢就訟不訟而平者十之八九而復有訟者寺故曰欲簡者遲○一應田宅之訟賦税之訟奴婢之訟錢貨之訟凡有文券可考者悉用是法○賦税之訟其田業大帳及起訟以来馬上草行尋記作夫記等物一一親執査櫛面前採根立案成拾如上法則訟不復起矣

決訟之本全在券契發其幽奸昭其隱慝惟明者能之

兒平聽訟要式 李相公元翼著

始訟受傳音 兩隻對訟日

旣傳受原情 彼隻

其亦自陳情文記須憑閱兩隻各自現納封印還其主憑考後封印以還之○文記
考先後查驗其日月戶籍考有無古法無籍不聽訟斜出察違格奴婢屬掌隸院
題田宅屬漢城府宜察其印跡署外邑察財主所去處日限考律文過限則違律親屬察遠
格非父母內外祖父母妻父母及親夫則非分財之主也○文記須比對使此較讐也文記
察塗擦痕跡宜賍空以察之印跡察篆文某衙門印文及婦人圖書詳着之印後察加
書墨痕在朱痕之上○年月考生死文券年月與財主身死年月相考年月考出入
財主或奉使出或受任在外類粘連察奸偽他司粘連文狀及傳音察其異同立案考署押
決折官負在官年月及其署押宜察之國忌考違值凡斜出傳音立案等月日在國忌國恤殿坐祭享等日
不坐之日則知其有奸奴婢察其係奴婢父母及所生男女次第及姓名異同田宅察文記
佃夫所耕草手名曰標紀家舍亦有統記帰農須封印農時停訟者彼此文券同封踏印兩隻受考音藏于

待上庫秋以○按此要式可見古人聽訟之法誠懇容察不如今之輕率也又見當時百司奉公嚴謹不如今之數畫也